



▲ 苇青与李雪健合影

抗战剧《河山》山西热拍 苇青与李雪健做“夫妻”

□记者 王春生 文/图

本报山西晋中讯 10月18日,记者受邀赶至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曹家大院景区的剧组拍摄地,大型抗战剧《河山》正在这里热拍,该剧由国内多名实力派演员加盟,其中鹰城籍演员苇青搭档国内著名演员李雪健在剧中饰演一对夫妇。

精彩表演感动导演

《河山》以大型革命历史题材为背景,由著名演员王新军、秦海璐夫妻二人担任主演,主要讲述西安事变中,杨虎城部下团长卫大河(王新军饰)抢占潼关立了大功,却因犯错被赶回老家,抗战爆发后他重返前线,从反共、亲共到最终成为共产党员,与地下党员姜雅真(秦海璐饰)成为生死恋人,共同抗日的故事。该剧中,苇青饰演卫大河母亲,李雪健饰演卫大河父亲。

10月18日记者赶到剧组拍摄地时,已经化妆完毕、穿上戏装的苇青正在候场。苇青说,她马上要拍的是卫大河“战死”被抬回家,卫母觉得儿子还有救,给儿子喂粥的一场戏。

“这场戏很简单,就是卫母给躺在

床上已无气息的儿子喂粥的情景,没有一句台词。”苇青略一停顿,说,“但我不能去简单地表演了事。不跟你多说了,我得酝酿好情绪。”

很快,该苇青登场了。记者在导演监视仪前看到,她端起碗,缓缓舀起一调羹热气腾腾的稀粥吹了吹,然后慢慢地送到儿子嘴边。儿子的嘴紧闭着,稀粥从嘴边流出,她用手帕轻轻地擦拭掉。第二次喂食时,她的手颤抖着仍喂不进去,瞬间,她眼里饱含着的泪水开始滑落。

“停。过了。”坐在导演监视仪前的执行导演边说边放下监听仪器,并当即赶到表演区,紧紧拥抱着仍在流泪不止的苇青。

身兼导演一职的男一号王新军从

床上坐起来,开始看拍摄的回放,看完后泪流满面的他与苇青紧紧地握手致意。“表演得真是太好了!”执行导演随后对苇青说。

苇青当天的另一场戏,是已被多位大夫判定“死刑”的卫大河奇迹般“死而复生”。卫母准备再次给儿子喂饭时,儿子要求自己吃饭,然后卫母与卫父一起出去,留儿子一人吃饭。

表演中,苇青用满是爱意的眼神看着儿子吃饭后缓缓离场,同时招呼饰演卫父的李雪健一起出去,“他大,我们也去吃饭了。”她在表演时朗声喊道。

“这一句台词是我表演时临时加上去的,表演后导演冲我伸了大拇指。我也很高兴导演能认可我的现场发挥。”苇青开心地对记者说。

和李雪健搭档“特开心”

而让苇青更开心的是能与著名演员李雪健搭档。“李雪健老师是我最仰慕的表演艺术家,能与他搭档演夫妇真是让我太开心了。”

当记者告知李雪健苇青是从平顶山退休后从事影视表演时,李雪健说,他看过媒体对苇青的专访,并看过她演的影视作品。

苇青告诉记者,她和李雪健老师的戏还有近一个月的拍摄时间,“能跟李雪健老师一起演戏,真是很幸运也很幸福的事,我一定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,好好学习他的表演艺术和为人,肯定能学到平时学不到的东西。”

今年已年届七十的苇青从我市文化系统退休后开始从事影视表演,近

些年在北京发展,相继参演过《王贵与安娜》《红高粱》《河神》《战狼2》等影视作品。尤其是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,苇青的精彩演技备受好评。

据了解,《河山》一剧还汇集了张嘉译、冯远征、申军谊、程煜、郭晓冬、李成儒、赵亮等知名演员。

女星愿意“扮丑” 能迎来“演员的诞生”吗

昨天,刘杰导演的电影《宝贝儿》在全国上映,主演杨幂以一脸雀斑、头发枯槁的形象示人,饰演一个因先天缺陷而被父母抛弃的弃儿,与之前银幕上光鲜亮丽的形象形成巨大反差。不久前,马伊琍也在电影《找到你》《未择之路》之中有牺牲形象的演出,全程素颜。

近十年,国内有很多女演员都为了角色通过素颜、增肥、扮丑等方式牺牲形象,比如之前蒋雯丽在《立春》中以增肥15公斤、满脸雀斑的形象出现在银幕中;《亲爱的》中赵薇全程素颜出演农村妇女;谭卓在《暴裂无声》中饰演一个体弱多病的村妇,满脸蜡黄……

为何一些女演员都选择这种牺牲形象的角色?相比之前的角色,她们的演技有没有得到提升?

面对好剧本,有些女演员在选角色时根本不去在乎角色有多光鲜亮丽,她们更在意角色是不是符合片中人物的设定,在表演上有没有发挥的空间。这是作为一个演员的基本修养,比如谭卓、秦海璐、颜丙燕等,她们很多角色都是素颜,甚至在形象上做出巨大颠覆。

也有很多女演员大多数时候都是演一些“玛丽苏”角色,银幕上的形象光彩夺目,360度无死角。比如杨幂的大多数角色都是如此,无论是现代时装戏《小时代》系列、《何以笙箫默》,还是古装奇幻剧《爵迹》,在形象上都尽可能追求一种银幕美感,但在角色深度和内涵上饱受诟病。所以,她们急需用一部作品来摆脱“花瓶”标签,而“扮丑”算是一种“捷径”。

刘杰导演的《宝贝儿》就为杨幂提供了一次很好的发挥演技的机会。这是杨幂第一次触碰文艺片,她在片中饰演一个因身体缺陷被父母遗弃的女孩,脸上画了雀斑,头发枯槁,衣着朴素,完全颠覆了“流量小花”的形象。虽然在采访中杨幂表示接这部戏的原因是“这部电影的思考意义大于电影本身,想尝试一下。”但是于她个人而言,想要摆脱“花瓶”标签,证明自己除了是“流量明星”外,还是一个演员的考量更直接一些。不然她也不可能以极低的片酬,断断续续为这部戏补拍两次,在剧组共待了90天,都能够她接三部古装剧了。

最近,《宝贝儿》先后入围了多伦多国际电影节“特别展映”单元以及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,媒体和观众都给出了好评。

虽然很多演员“扮丑”或者自毁形象的一些表演并非出于拿奖的考虑,但是颠覆形象的表演确实更易拿奖。赵薇凭借2014年影片《亲爱的》中失去孩子的农村妇女一角,首次获得金像奖最佳女主角;蒋雯丽凭借2007年影片《立春》中貌不出众的小城市声乐老师王彩玲一角,赢得首个金鸡奖最佳女主角;颜丙燕凭借2012年影片《万箭穿心》中的城市底层妇女李宝莉一角,获得华表奖最佳女主角奖等奖项,拿奖拿到手软。

其实,基于现实题材创作上对于形象的颠覆,之所以能够更多地获得评委们的青睐,斩获各类表演奖项,很大原因是演员形象上的颠覆能够更容易让她们进入角色,辅助她们完成更深层次的表现。《宝贝儿》导演刘杰说电影之前在南京做过一次点映,“他们不会因为杨幂的台词出戏,看过的人都觉得她说的是地道的南京江宁口音。”

拍戏时,刘杰有时觉得杨幂还是没有进入到那个情境,“你不再认为自己是个明星,能够从容地坐在马路牙子上吃包子,无视周围的人来人往就行了。”后来杨幂真的做到了,一个人在闹市区街头坐着,没有人搭理。不过,这个过程很漫长,导演前后共花了九个月时间硬生生把杨幂逼成这个状态。(滕朝)